

兩個
女性



兩個女性

華漢著

亞東圖書印行

1930

版權所有

兩個女性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再版

著者	華漢
發行者	亞東圖書館
發行所	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
分售處	各省各大書店
定價	大洋六角

畢竟要大學教授的書室，才有這樣的典雅和精緻啊！——擺在窗前那張寫字檯上，橫枕着一塊透明沉澈的玻璃的三眼墨水池，那檯角上整齊的疊着一堆紅藍有光的外國辭典，正與那檯面上流動着的深黃色的閃光相輝映。長方形的書室的左邊放着一張漆黑發光的小茶几，几旁是一對雪白綿軟而又富有彈性的沙發，對面一張長長的籐榻，兩側也放着一對矮圓的椅子。椅側却是三大架書，架上的書都是些英德日諸國的學者的名著。線裝的古籍自然沒有資格深藏在這樣洋

氣十足的書室中。粉白的四壁上都掛滿了各國革命領袖的半身畫像。舉目一望，既看不到一張動人肉感的裸體美畫，當然更找不出半張逸趣橫生的中國山水了。——就單從這一點來看，也很可以看出這書室主人翁的新穎而又特別。

這樣精雅而又新穎的書室，假如就是一個陌生人來看，也一定會在猜想中驚嘆道：真不愧是一間學問淵深的教授書室——一間淵深而又革命的教授書室呀！三月裏的溫柔的和風，挾着那種特別迷人的媚力，在嬌豔的陽光臨窗的午後，輕微的蕩進窗來，書室中的一切都像在活潑的含笑中，蒙上了一層嫩綠的春色。

打斜的靠在一張沙發上的主人翁丁君度教授，受了這一陣陣動人的微風的撩撥，心蕩魂搖的彷彿沉醉在春風中去了。

——喂！喂！喂！

丁教授的近視眼上掛了一痕色情的微笑，斜釘着坐在對面那藤榻上的他的

夫人彈動他左手上的食指做出一個戲謔的招呼的手勢，

正在垂首沉思什麼的教授夫人，不僅一聲不響的理都不去理他，竟連頭都不高興抬起來。

——喂！青！青！青！我的玉青！我的玉青呀！哈哈！

玉青的湖色薄綢袖口中露出來的那雙藕也似的玉腕，一投射到教授的眼睛中來，他的三魂七魄都像被她那腕上紅潤白嫩的霞光攝取去了，禁不住在發沙上大笑大動起來。沙發內的彈簧的顫動，緊緊的馱着他的體軀，一上一下的搖擺，他竟恍如置身在雲霧中了！

然而教授夫人——玉青——並不動，緘默的凝愁的釘視着樓面。教授那多情的戲謔和馨甜的歡呼，竟如一縷微烟，向窗外消散了。她如痴如醉的依然在那裏垂首沉思，依然是暗雲滿面的連睬都不睬。

——爲什麼？爲什麼？悶起幹嗎？你看，你看那窗外的天色，是多麼的晴麗啊！我的寶貝呀！你悶起幹嗎？你悶起幹嗎？你！你！你……

丁教授目觀這種冷漠的情形，他不僅絲毫不覺驚訝，他還以爲他的夫人在和他撒嬌賣俏。他忽的立起身來，如老鷹展翅也似的將身子一偏，已經輕飄飄的便翱翔過對壁的簾榻上來了。他的頭偏下去望着她。口裏說出來的話，比蜂糖還要甜蜜，而且色情的熱力，又驅策起他的指尖；不住的在她的粉腮上輕輕的彈動。

玉青含怒的將雙肩聳了幾聳，身子向左邊一扭，將背面來對着他的胸部。

一股股髮澤的芬芳和粉肉混和的迷人的香氣，不住的噴射進他的鼻孔中來，他的五臟六腑都像沉浸在上色的五星白蘭地中去了。他的雙手悄悄的向她的腰下一抄，把她輕輕的摟抱到懷中來。他的兩片嘴唇已經緊緊的咬着她的如羊脂也似的頸頸，雙頰鼓動，彷彿就要將她那堪餐的嫩肉，一口一嚼的吞進他的肚中。

丁教授這樣的多情，這樣的長於閨房戲謔，——而玉青却偏偏的特別冷漠，特別憎惡。他不僅不能挑動她半分兒春情，增進她一點兒歡愛，她反而板着一副冰冷的面容，不耐煩的想從他的懷抱中掙脫。

——不要動呀！不要動呀！親愛的！你看，今天的天氣多麼好，我們到F公園去散步去吧！散了步我們走到嶺南館去吃廣東菜，那裏的腳魚湯真好，我們好好的去飽吃牠一頓。吃了飯以後，大概是五點鐘的時候了。我們再到K戲院去看影戲，今晚上演的是血濺鴛鴦，單憑這個名字都非看不可，何況導演者又是世界上很馳名的葛萊福氏，內容一定是又悲壯而又淒豔的了。我雖然還沒有去看過，但我敢担保一定不壞，一定能令你滿心歡喜。快點穿衣服吧，我們先到F公園去。這樣的時代不痛痛快快的過日子，悶在家裏幹嗎？

色情的迷霧籠罩着丁教授的慧心，他瞥不見他的夫人那冰冷的面容和那不

耐煩的姿態。他反而覺得她這種沉默工愁的模樣，含有一種青春期的處女特有的風情，是一般少婦不可多得的可貴的風韻，他陶醉了的心裏，更甜快地描述不出來了。於是，他越發放肆一面情意纏綿的說，一面却不客氣的把她狂吻起來，一吻，一吻一句，他飄飄然的彷彿宇宙萬象都在他的眼中死滅了，剩下來的只有沉醉在春風中的他們倆！

——你這人真討厭呀！

突然，玉青從他的懷抱中掙脫出來，跑到對面的沙發上去了。她雙眉緊蹙，這樣憤恨的罵了一句出來後，她的呼吸都像急促起來了。

——你說我討厭嗎？啊啊，你那美麗的牙齒呀！要我的命！要我的命……

玉青的紅唇上輝耀着一道閃光，動人的一排整齊潔白的貝齒微露了出來，教授的魂魄又被她那閃光下的貝齒吸引着了，一個老鷹展翅又翱翔過來，連頭帶腳

的猛投到她的懷中，心肝實實的接着又叫個不住，

——你這人真肉麻！真不要臉！

——不錯，一點兒也不錯！我這人真肉麻，真討厭！真不要臉！然而有一點

要你明白：我爲什麼這樣肉麻，這樣討厭，這樣不要臉？那末，你就惱死我，我都心甘情願！

——啊啊，你你……你就這樣算了嗎？

——我嗎？哈哈，今天就是這樣算了。只要你能同我去散步，去吃廣東菜，

去看電影，天就坍倒下來我都不管！

——明天呢……

——明天嗎？哈哈，我是一個今天主義者，我從前都崇奉明天主義，可是，到

了現在，我却不信仰明天了。一點鐘以後的生死存亡連我都不曉得，誰還要去想

什麼明天呢！我沒有發瘋！

——那末，你過去的一切歷史，不都是錯了嗎？

——哈哈，又來了！又來了！你又要追問我的過去了。別要傻了吧！我

請求你，從今天以後千萬別要提起我的過去的一切，過去嗎已經過去了。錯不

錯我不好批評不忍批評而且也沒有勇氣來批評。請你恕我吧！我的玉青！我

的愛呀！別要提起我的過去，我請你馬上就同我一塊兒出去玩，快點，快點，衣服

都不要換了！

——啊啊，過去你也不想，明天你又不信，你這人究竟要怎樣呢？

層層的愁雲在玉青的臉上飄飛，她那顫動的眉峯，那轉動的美眸，那急促的呼

吸……無一不表示出她的內心是在隨着教授的答言而一驚一怖，一怯一憂，她的態度是多麼的嚴肅而迫切啊！——然而教授的心中却只燃燒着色情的烈火，教授

的眼中却只看見她那處女般的風情，那少婦特有的可人的風韻。他夫人的話，他并不慎重的去聽，而他自己的話，更是隨隨便便的想說就說了。

夫人又責問起他來了。他又笑嘻嘻的答道：

——我嗎？什麼都在我心中死滅了！存在着的只有今天，而且只有今天中的你。

——這樣說來，你簡直是爲我而生存的了。

——是呀！我的玉青。

——那我却不是爲你而生存的呀！

玉青的臉色忽然沉了下來，雙眉一蹙，一對明媚的眼睛大大的張開，胸部一上一下的抽動，撇開了她懷中重壓着她那塊豬也似的肉體，氣沖沖的奔到窗前去了。

——玉青！玉青！你這樣做，爲的是什麼？

被掀翻在沙發腳下樓板上的教授，這時才有點微微的吃驚，心裏才多少有些發惱。但他還是不覺氣餒，輕輕的從樓板上爬了起來，一步一步的又挨近他夫人的身旁。口裏又很親熱的叫起她來了。他那教授的尊嚴的王冠，早都被他夫人的泥腳踏成粉碎，這時候他簡直是個行乞的可憐者。

——君度！我確實沒有爲什麼。我老實告訴你吧：我確確實實的替你可憐！
——你替我可憐？你是在說笑嗎？玉青！

丁教授的頭上彷彿打了一個大雷，他那燃燒着的色情的烈火，都被這大雷帶來的狂風驟雨澆滅了。他在神志清新中聽到她這異乎平常的真情流露的最末一句沉痛語，一句似罵非罵，似恨非恨，似憐惜而又似蔑視的沉痛語，宛如有一塊冷冰，在殘冬臘月的時候，忽然從他的喉嚨裏滑落進空肚中去，他禁不住接連連的打了幾個寒噤，睜大着他的近視眼，半驚半怯的木呆呆的釘視着她，說話時喉嚨裏

的音波竟不住的顫抖起來。

——我並不說笑，我確確實實的替你可憐！

——你爲什麼覺得替我可憐呢？

——難道你這樣醉生夢死的過活，你還絲毫不覺得可憐麼？

——啊，玉青……

玉青的話，如金玉般堅硬的投擲到他柔弱的心中來，他感到一陣惶愧的酸痛，幾分鐘前映在他心幕上的他夫人的麗影，不知消滅到什麼地方去了，佔在他眼前的，却是一個冰冷可怕的人，他不敢正視她，也不敢反難她，他的視線漸漸的從她的身上退縮，終於她的身影在他的眼中消逝，他倒退幾步，半羞慚而又半氣憤的跑到一邊去了。

丁君度教授是一個年近三十左右的中等身材的人，他全身上下雖說沒有什

麼漂亮之處，但平時也沒有什麼特別可憎的地方。不過，一到了他事不從心的時候就大大的不同了。如果要在那時候尋出他的特徵，第一個便是他的眼睛；他的眼睛本來就有些近視，但一到氣極了的時候，差不多便閉攏來合成一條直線去了。第二個便是他的鼻涕，平時他的鼻孔內都很潔淨的，可是一到心頭憤極了的時候，那青蟲也似的鼻涕便要『苦囉，苦囉』的奔流出來。第三個便是他的呼吸；他的肺部本來已經小小的有點病，在平日他口中吐出來的氣都沒有什麼大的怪味，但是一到心頭氣憤極了的時候，那股令人作嘔的腥惡氣，却不住的隨着他的呼吸噴射出來了。

這時候的丁君度教授，那三點平時難見到的特徵，通通都表現出來了；他垂着頭很喪氣的在書室中一來一往的直躡，蹣起一對快要合攏去了的眼睛，流着泉水般的鼻涕，大口大口的惡氣從他的口中長吐出來。他儼然像一個油燭邊的螞蟻

了。

他在樓面上一來一往的亂走一陣，忽然他若有所悟似的走近玉青的身旁，突出那對快要合攏去了的眼睛，高高的立起眉毛，氣沖沖的向着凝視着窗外的玉青說道：

——玉青！啊啊，到今天我才覺得你這人的毒辣無情呀！你替我可憐，你真說得出口！你要使還有半點兒良心，還有半分兒感情，你仔細去想一想：我為什麼冷淡了我的信仰？為什麼棄了我過去的歷史地位？我又為什麼捨不得我這條生命去拚？我究竟是爲了什麼？你要仔細的想一想呀！

——難道是爲我！

玉青偏轉頭過來朝他的臉上投了一瞥反責的目光，她那明媚的眸子中閃動着剛果的火花，燒得丁教授的渾身又癢又痛。

——難道還是爲我個人嗎？啊啊，你爲什麼這樣的沒良心呀！我之所以毅然

然的斬斷一切政治的關係，而退回到我教書的舊業上來，我只爲的是你能享點清

淡的幸福和過點和平的生活。我想我們處在這樣暴亂的時代，只要能平平安安

的快快樂樂的過一生一世也就夠了，旁的我們還要企求什麼呢！況且我雖然脫離了政治關係，然而我却並沒有完全拋棄了我的信仰，我還可在講堂上宣傳，我還可以對一般學生講說，而你竟這樣的不諒，這樣的不明我的心跡，你想，我是多麼的苦痛呀！

——啊呀！君度！你原來受了這樣大的犧牲都爲的是我，我這幾月來陷入痛苦中去了的根源，也想不到竟會是我！是我自己！那就好得很呀！我懇求你爲我而恢復你的信仰，爲我而恢復你的政治關係，好麼？

——我有什麼不可恢復呢，老實說，我這條命都可以拿去拚！只要爲了你。